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一百二十四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卷第四

書

劉共甫

以下胡德方家藏



自領鄂渚所賜書後一向不聞問或云禮部嘗小不快不知所苦何恙淺深如何遠近無由得的信徒有懸情耳比日秋涼伏惟忠勤有相鈞候萬福向來微恙失去久矣宰路虛席國論一新幾微之間安危所繫衆謂明公宜還鈞軸尚此遲遲不無歎望然上流之重當此之際寄任亦不為輕更願進德愛身審於舉措毋使中外窺覘有所竊議此為增崇均望實填服夷夏之本甚恨相望之遠不獲以時密聲所懷雖在荒迷不忘憂歎耳區區過計以為萬一氣體小或未後故常則塞垣高秋不宜久處伏惟深以家國六慮為心勿為目前華靡細娛牽制回奪則於此不難處矣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景自罹禍罰號慕之餘無復外事稍得溫習舊

學苦淡寂寞之中時有絲髮之見乃知前日所  
學問者極爲草草而欲以此仰希聖賢下脫  
塵俗亦已難矣方欲書爲欽夫言之想其未免  
於此也然此事自古聖賢近代先覺言之已詳  
病在學者自立意見別作一般主張耳其詳非  
面莫能究顧所謂寡欲養心者其大端也不識  
高明亦有意乎荆州聞極荒涼無賢士大夫可  
奉談燕人心至危恐以流放難復收拾願日取  
古聖賢言熟讀深思以祛物欲之蔽幸甚欽夫  
造朝後至今未得書不知所論如何想彼却時  
得書也

劉共甫

歲前嘗以書附族叔司理除夕得書云開正方  
得行今不審已達未也此叔年已礙選格今該  
慶恩恐可參部待少垂念幸甚渠亦非敢有過  
望也舊旣寧寧劉元升者不知曾識之否其人  
少康曉事再爲旣寧事辦而民安之前後莫能  
及近宰新喻無故爲程泰之按罷容於臨江貧  
甚幾不能自食江西人士皆憐而憐之如此人  
者苟有所歸亦可召而使也前書所稟孫教

授者果何如近復細讀其文必自重而不苟合者似此一等人恐又當降意求之若俟其僕僕以求已則終不可以得之矣此有邵武守楊獬浦城宰吳燠政皆可觀近以事涉其境見其士民交口稱頌浦城之政細民尤安樂之兩人皆有文學非俗吏它時恐亦可備使令幸畧記之也安道此來未及相見浦城爲守俟所窘渠來始安跡建陽科歛煩擾首効治之此兩事甚佳也欽夫歲前得書爲政之意甚美但所請與諸司均節一路財賦者不知者必以爲侵官不知終能協濟否所論益法利害頗與閩中相似渠但深排鈔法而以官般爲善不知官般果能無弊否其求訪人才之意孜孜不倦不自以真才爲可恃而留意於此此尤可敬者使當世王公大人一皆以此爲心不俟人之求已而汲汲於求人則天下豈有遺才廢事乎甚可歎也

劉共甫

私門不幸老婦自去夏得疾荏苒踰年瘵治無瘳此至後一日遂至不起痛悼悽切不能自堪加以幼累滿前將來百緒便有不能不關心者

尤非衰懶所宜未知所以爲計也昨聞尊體微  
不安深以憂念及此奉告乃始釋然請祠未遂  
又聞繼有勞賜之寵此蓋事功較著聖明深知  
雖有讒邪無間可入或者不復久勞于外矣然  
想亦未免再請也某祠敕已下適此衰麓尚未  
及拜受聞昨來諸公將上辭免文字上復有除  
職之命幸諸公白其不可遂止不爾則愈見顛  
沛然聖恩深厚何以論報唯有脩身守道以求  
無負寵嘉之意而已欽夫得書云長沙傳聞某  
病消息殊惡此雖非實然亦竟遭凶禍可怪也  
又具道其經理財賦之詳此足以惠一方矣但  
趙潛去時意象甚不平不知今相見後復如何  
也昨蒙喻及徽緡文字不知曾爲炎否更得  
留念幸其蓋雖已有爲之者更得一言之助則  
尤有力也近時鄭鑑對策事想悉聞之明主可  
爲忠言自是士大夫顧望豈縮委曲避就養成  
今日之勢今又自彼七言之後寂然無復繼者  
消長之幾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益可寒心計  
高明雖在外服未忘根本之憂亦當拳拳於此  
況功實益隆眷禮益厚則圖所以收拾人才紀

細政體者其本末先後必有一定不易之論區區於此更望勉旃千萬幸甚祠祀責沈二刻拜賜甚厚但記中默契於中者矢悞作也字不知尚可改否繆文本不足以發揮崇德尚賢之意讀之既久愈覺紕漏益增愧耳責沈之義昨已報平父正爲子高沈姓耳承許續致只得未肯者尤便也別紙垂喻亦隆葬事且悉尊旨但彥集於此正自憂勞唯恐不足以集事但素不更事凡百過於憂端急迫而心不審高明所慮何自得之自此竊恐聽言之際更當每加審諦使忠實自親謹愿日遠則父大之業粹然無疵不獨施於州里親族之間者其愛憎賢否各得其當而已僭易皇恐余隱之事前日已嘗具稟二孫之未恐止可撥四百秤蓋宋家所收自不多若可少增恐亦不可過百秤也唯是隱之父子不解事來此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其言甚恐將引惹方氏復來生事已令陳具二婦作狀經府告示之矣此非不得已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劉共甫

過崇安日首詣三里視彥集所開地岡巒形勢

目前無大虧缺而水泉湧溢殊不可曉問之邑人亦無一人能言其所以爲病者但謂間曠太深使然今若移穴近高而浚其曠則無患矣此語使人不敢信因語者集莫若更呼術人別卜它處此數日亦未聞有定議政恐不易得耳然留彼三日三往諦觀亦覺形勢有可疑處所以致水蓋非偶然顧高明未必信故不復白直論日前所處曲折耳想聞此亦深軫念也

劉共甫

杜門如昨無足道者但傳聞淮北音聞不一心竊憂之及問平父云屢得近書初不及此則彼爲妄傳矣然事之可憂者正亦不在是也近一二士大夫斥言近習無所隱避上亦嘉納但崇信如初畧無變改之効不知又是何人陳此祕計欲以柔道不戰而屈天下忠義之兵彼自爲謀則巧矣而爲國患日深奈何昨承委撰王公集序已嘗畏稟恐不能事以病高明前日偶與平父諸人小飲醉卧中夜少甦因不復能寐感愴俯仰之間若有開其意者勿得數十百言蹶然起坐取火書之竊意以是爲王公集序若可



無愧但未知尊意如何耳

聞莫了齊所作行狀甚詳故序文中及之

得來

本

今屬平父附便拜呈恐不中用却乞

示下當畧改入題處別作跋語為某之自言者授其子以見區區或粗可用而有當改處亦告垂喻曲折當如所戒也平父昨令與伯謨說招致之意近聞復當少緩亦已報之矣渠既未成詣門下欲邀來此相聚而鄉人子弟不可率貧家又不能有以資之度其邵武亦未必有相聚處貧瘁日侵殊可念耳

元履之弟誠之者中間得所子賻金數年質易

元履之弟誠之者中間得所子賻金數年質易

一

稍有資聚今秋因索債歐人避迨致死遂盡索所賣又舉貸以繼之然後得脫今一房四五口立見狼狽殊可憐然無術以拯之往時元履病中亦以此弟見厲今無如之何親舊向來干擾殆徧又不容復有請不審樞密或有不費之惠得賜哀憐千萬之幸然渠初不敢有此望更在裁處也

何叔京 編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浪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類曾以下尤

須就視聽言動容見端行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始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頽廢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廖子晦德明 撰漫刻於韶州州之宇

去冬嘗苦臂痛累月不能誦伸全平少安又以武夷精舍初成不免與諸友朋來集甚恨賢者之不在是其溪山之勝言有不能喻也祠記見屬所不敢辭但此間擾擾俟還家草定尋便寄去只恐子晦官滿不及刻耳未令人進用正當素范之時書策事却未聞論者必有來歷可考也向見濂溪家本畫象服紫當是提憲所借明道廟象服緋但伊川不知所服向來南嶽只用野服蓋伊川晚年已休致可不用朝服也二先

生朝服當時未有履只合用鞞了鄉飲酒禮石  
刻本所未見也所音文字碑刻留家間未見而  
來書不及其名件不知果何書也近思錄字大  
甚便若眼有便幸寄一二本

魏

元履弟一胡德方家藏

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綴其母視

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

云云去命其學者云云

所為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

卷數既未定不若只以此

句包之

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

云云識其

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在學者止周道之

一藤蓋前已有物也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

文為請

志文所政大者如此其它悉如來喻填補矣愛

君憂國已云有志於當世足以見之此等事太

切切言之又似出位也奉親人之常行若一一

紀載則日用百事皆當悉書矣興利除害則人

之急如所載請移粟恤親舊之事便是更不必

重出矣隆興乾道時政議不知是何書頃所未

見大抵此等皆非草茅所當言者表而出之恐

益生病不如為况辭以包之也俚俗謂奴為富

如此問大富籍富皆坂字也向見荆南田官說  
營田廐地名長富即劉先主爲曹操追及廐史  
所謂當陽長坂也然則以坂爲富南北通語要  
之見於文字當作坂字也

汪時法大度 藝洲有刊帖

別後不能一奉問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爲  
數千里之行意氣偉然不勝歎服未及致書忽  
辱手示獲聞比日劇暑客裏殊勝尤以爲喜子  
約此行無愧臣人之義而學士大夫粗知廉耻  
如僕等輩有愧於彼者多矣聞廬陵寓舍有園  
亭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相與講貫亦足以  
忘其遷謫之懷也

向伯元語 以下伯元之孫公永家藏

承之半年了無善計求去不獲又未敢遽復有  
請廬廡然曰惟得罪於民是懼它無可言也至  
此刻得周子象圖書說賦凡五種并叙古千文  
重立直節堂記跋尾等率易各約一本敬夫爲  
記濂溪祠堂子澄所書亦并納呈更立陶靖節  
劉凝之道原李公擇陳了翁堂方求記於尤延  
之尚未到也得子澄書云書府有康節先生墨

蹟甚奇輒欲就讀彙列以垂學者  
去卒只  
一兩月可了即專人選納也

向伯元

春老夏初伏想林居幽勝有足樂者承喻玩意  
論孟之書尤覺有味恨不得從容侍教於前也  
某不量疎拙輕出從事無以補報縣官而幸忤  
貴臣幾蹈不測賴上聖明保全至此且幸未至  
顛蹙然殊未敢自保也去冬病臂近方小愈然  
猶未至脫體呻吟之暇緝閱舊書亦有一二學  
者相與討論足以自樂獨念遠去長者之側不  
得講去所疑消釋鄙吝為恨耳

向見子澄說書府有康公詩地遠不敢  
借觀但時時想象此題目已覺清氣逼人

向伯元

紙尾批誨飲食必祭之說旨意深厚不勝歎服  
蓋所開警為已多矣君祭先飯先儒舊說蓋本  
如此近世乃有以為君祭必先祭稷者若然則  
其言請亦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聲  
而為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為去聲而指  
所食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然細推之則恐先儒

之說爲長蓋爲賓主之禮則主人客祭然後  
客祭主人食而後客食今既侍食於君則不敢  
當此禮而子之於父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  
之而後敢進亦禮之所當然也故謂侍食者於  
君之祭也而已先食之其義各得若如近世之  
說則君祭之先後有非已之所得與者且祭之  
先後自有常禮上下同之不必專言君祭乃先  
飯也鄙見如此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昨承喻及  
嘗見文學鄙說近有修定本張君抄得幸試取  
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向伯元

某頃叨除用出於意外艱辭幸免然猶復忝郡  
寄上恩厚矣但年來目疾殊甚恐不復堪更  
責免章再上諒必得之也子澄去秋以書來告  
別方此憂念繼得公度書乃知遣書之後不六  
七日遂至大故發書一慟痛不可言然至今未  
能遣人奠之日以愧恨也交遊凋落如晨星矣  
復失此人吾道亦殊失助也

向伯元

三數年來無日不病而今年爲尤甚神思疲憊

筋骸縱弛飲食不至大減而肌膚消削日就槁  
槁蒲柳之姿望秋先殞每聞老友聰明輕捷過  
絕於人未嘗不歎衛生之有經而愧謹疾之無  
術也祠祿將滿未敢再請而朝廷記憶遂有鴻  
慶之命杜門竊食雖若可以終身然舊京原廟  
隔在異域每視新街不勝悲憤之填膺也臨江  
張洽秀才迂道相訪後生有志甚不易得因其  
行附以此書并令請見幸示其進而教誨之

向伯元

蒙寄示先正遺文歛衽擊誦不覺終篇竊惟忠  
義之操高尚之風生平之所想象鄉往而不得  
見者今乃得窺其一二大者於翰墨文字之餘  
何其幸耶蒙需跋語晚生豈敢僭越然不敢不  
有以見區區慕用之私也胡公汪公皆人物標  
準名論一定誰得改評時事傳聞有足憂者每  
念扶持三綱之語益令人感慨也

蒙誨諭格物之說不勝悚仄前輩立言豈敢輕  
議但以河南夫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  
此者觀之即宛轉歸己者似稍費力耳兼窮理  
功夫亦是且要識得事物當然之理積久貫通

之後自然所行不疑而實理在我隱微之顯亦無私念河南所論條目甚明恐亦不必事事比擬然後爲得也又反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爲一時見處發也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無由面請因風不吝垂教千萬之幸然張君所傳大學本子近日又多所更定稍覺平實恨未有人寫得拜呈也

向伯元

山間少得過從目昏不敢讀書舊學寢墮深以自歎然間靜從容却覺意味亦深長也昨得子澄書具道昨寄武夷佳句深有教督之意再加細繹乃悟微指不勝感佩之至近聞汀劍之境有嘯亂者官軍挫衄勢甚可憂貧病支離彷徨瞻顧未知稅駕之所奈何奈何

御書古文孝經有還本 否欲求一通此書無善本欲得此離正也

向伯元

某祠官秩滿比已再請聞諸公已相許且夕必得之又且藏拙休息病軀何幸如之尚恨貧窶未能即挂衣冠景行高風耳昨蒙委撰先集後



語不揆荒拙率爾草成今附便拜呈恐有未當  
幸却垂喻容改定也晚學不當僭易迫於嘉命  
不敢辭耳

向伯元

昨以所撰先公文集序藁本拜呈未蒙鑄改方  
此諫及今奉教帖反得褒賞之詞此豈所望也  
子澄相愛又素多可其言恐亦未為不易之論  
更望詳之有未安處却幸指示乃可傳遠耳子  
澄新除知識多以為疑聞吾文亦有着甚來由  
之語此至論也然尚幸闕期未到得且從容耳

文公別集四

十五

元

子卿官期必不遠未及為書極懷想也景陽得  
時親杖甚幸真足以銷鄙吝之萌矣

向伯元

周公去相尚留義興豈過婦家少駐耶近方寄  
得一書問訊之勸其速歸不知今已出江上未  
經由必相見當能道所以然者某不恨其不蚤  
去恨其不勇為也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  
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為者去歲入都時已知  
其必有今日之禍無疑矣

令子知丞歸來文字竟足未耶今時諸司文字

多爲有力者所取至或同僚數人同署一帑而  
脅取之者此與法令所謂恐喝取財者何異火  
色如此平進者何自得之正當量分自安想賢  
郎孰聞廉靖之教其必有以處此矣

向伯元

某向來妄意作一二小書初不敢以示人近年  
自覺昏憤不復更有長進有欲傳者因以付之  
今納四書五冊仰塵燕几恐有悖理幸望指教  
尚及鑄改也

向伯元

子澄竟以薦賢遭論與某去冬波及之章正相  
先後但渠在郡與閑居不同昨聞侯罪巧祠未  
許此恐當力請而歸乃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近得其書甚恨不能早追長者之後塵也景陽  
何故却歸廬陵久不相見不知後來學業如何  
也

向伯元

某衰病之餘去秋復有突女之悲支離凋耗益  
已甚矣昨叨除命一辭不獲方欲春深闕近力  
甲前請而代者忽以章寵便有奏事指揮聞命

彷徨不知所以爲計已專人致懇不過旬日當  
有決語萬一未遂卽不免一行祈哀君父庶遂  
本懷耳江右之行勢必難勉強也子澄去替不  
遠醜正之人又以憂去意其可以善罷從容而  
歸今乃竟不得免又且便着道學兩字結正罪  
名卅路如此豈復更容着脚不如且杜門讀書  
只作殘年飽飯之計庶無後悔耳所恨相去之  
遠不得時扣函丈日奉誨言以滌塵襟銷滯吝  
此爲恨恨耳

黃婿已歸三山赴馬帥之招爲今秋漕試計也  
後生輩未忘進取爲此計較亦復可笑耳前所  
納諸書有不當理處切幸指教易數比之諸家  
已極簡易要非侍坐從容不能究其說也寵惠  
鍊鏡川墨拜領鍊鏡謹置之對坐常以自照如  
長者儼然臨之不敢不起敬也

林井伯

成季

下井伯外孫方之泰家藏

某碌碌如昔近旬日來訟牒頓希可以藏拙但  
經界指揮未下不知竟如何昨夕地再震不知  
彼中如此否趙帥有來期未此但聞帥司已發  
牌印去它則無所聞也經界若行欲挽退翁仲

則一來但其地皆煙瘴之鄉不知二君肯一來  
否煩爲微扣之別有有精神耐勞苦肯任事而  
能戢吏愛民者不妨更爲尋訪喻及此或亦專  
人去約 誠之此不厭人多分頭勾當庶事易  
集也

林井伯

示喻福公令孫好學之意甚慰鄙懷昨擇之書  
來亦嘗及此 書中間編得草本未曾寫淨兼  
亦止是記得諸公行事大略若欲究其學問根  
源則不如讀其所著之書爲有益也伊川先生  
多令學者先看大學此誠學者入德門戶某向  
有集解兩冊納呈福公其間多是集諸先生說  
不若且看此書其間亦有少未安處後來多改  
動旦夕別寫得當寄去換舊本也

陳公令孫之字謂何幸批報近思錄亦好看  
煩并爲說達之也

林井伯

承喻諸賢肯來之意尤以愧荷但指揮至今未  
下聞有陽操兩可而陰實力沮之者此雖兩郡  
貧民之不幸然使區區之願不讎則亦拙者無

窮之恨也蔡用諸君雖未識之然既為賢者所稱已筆之於簡矣惠安文字此正以臬事之故不敢數與之通問無由可致力也某前月脚氣大作兩旬然後愈又苦臂痛中間小愈今復大作依字如此它况可知它不可意者甚多已專人求去矣

林井伯

某衰病發歎不常醫者以為風氣非脚氣似亦有理此數日來却幸小定然亦未敢自保也經界之命雖下然已後時恐妨農功未敢下手又不免費分踈尚恐有避事飾詞之責然亦無可柰何也學古之薦昨得帥書實語及此公論所在人無異詞也簡卿文字極荷不外但某平生畏人來奪文字亦自守不敢求知之戒不敢以其所賤者施之於人故未嘗敢作此等書如學古亦只是自首薦之未嘗為轉求也千萬見亮為幸

林井伯

某去秋今春兩次大病全是第三女子得疾療治驚憂凡百餘日竟不可救老懷傷痛不可堪

忍病軀緣此愈見衰弱奄奄度日無復生意江西之除雖感聖恩然形神如此豈復更堪仕宦已申省懇辭萬一未遂臨期湏力請以得為期也通老所言極荷留念成都事已報過未知果如何若真有此可謂踈脫幕府諸人亦不得為無過矣擇之去住不知如何正恐子直亦不自安也

林井伯

錄示氣訣極荷留念不知曾試如此行持否效驗果如其說否然尚有二三處未盡曉異時湏面扣也福公書來亦說不成為三山之行可見審重之意又蒙寄惠武夷長句平易宏深真有德者之言也欲作書和韻附此便致謝以雪字韻險担合未成且俟後便恐因見次問及幸為道此意也

趙帥進職因任可喜但聞開湖事都下亦頗紛紛人之多言真可畏也

林井伯

某憂苦杜門上葬未定忽叨收用之恩願此私計實有未便已力懇辭勢必得之此間築室之

作未及一已覺費支吾甚悔始謀之不審也  
臨漳紛紛後來又不止此薄德繆政累及僚友  
深以自愧師中必已歸到前日使人尚未回也  
彼中諸朋友喜各安佳便遽事冗未及上狀各  
煩致意趙卿文字未得下筆前日被潘恭叔來  
守乃翁志銘略為草得一二紙便覺便旋白濁  
夢寐不寧此豈治筆視之時哉永嘉林復以墨  
來見觀其所製頗似可用求書南遊因附以此  
朋舊間恐有可為可譽處幸略道意已深喻之  
不敢有望於賢者矣郡侯好事或使知之亦佳

林井伯

閑中何以閱日想不廢探討之功伏臘之計不  
至入思慮否來春當復為一出計否風波渺然  
未知所止泊也某去年不甚病今春乃大作幾  
不能起廖子晦到此見之經由相見必當語及  
也今幸且能喫飯讀書然明年便七十矣來日  
能復幾何不知不覺輒到此窮極處亦可笑也  
餘干父不得書今年為黃子由徐子宜觸動機  
關又復翻騰一上未知何時得平靜也仁里諸  
賢想各安佳草堂想論著不輟今年病中看性

理文字不得僅繙得一二小小文書有未識來  
歷處欲質所疑而不可得殊鄉往也師是兄弟  
爲况如何師中想非又赴官矣獲之亦相聚否  
別後所進何業也

林井伯

某今年頓覺衰備異於常時百病交攻支吾不  
暇服藥更不見效只得一兩日靜坐不讀書則  
便覺差勝但魔障未除不容如此兩日偶看長  
編至燕雲事便覺習次擾擾如在當時廟堂邊  
竟之人甚可笑也閩中一歲而喪三雋皆未老  
而遽化近又聞子約之喪貶死異鄉尤足傷悼  
想聞之亦爲悵然也鄭公得請奉祠歸享申第  
之勝想不復以當世爲念矣自其開府之初得  
一通問後恐蹤跡累人不敢再遣今却不可不  
致書輒有一緘外題只納左右處幸携見面納  
之免思憂慮渠向書來亦只對與詹元善蓋恐  
人之知之也

趙子欽

彦庸

友人林井伯是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  
千勞苦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下不欲



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借舍安泊數月不審能與致力否渠知識自多但難於見人故欲且得僻處潛伏耳

方若水

承喻深悉賢者才業如此及此未為世用之時加意講學勉力職事以明其在我者至如士民薦舉之類亦當有以禁之勿令復出不知它人如何如某久居閑處見此等無非迎合以是心常惡之當官處遇有此等或察其情有姦弊即繫治之不少貸也別希所喻三先生祠記多事

文公別集卷之四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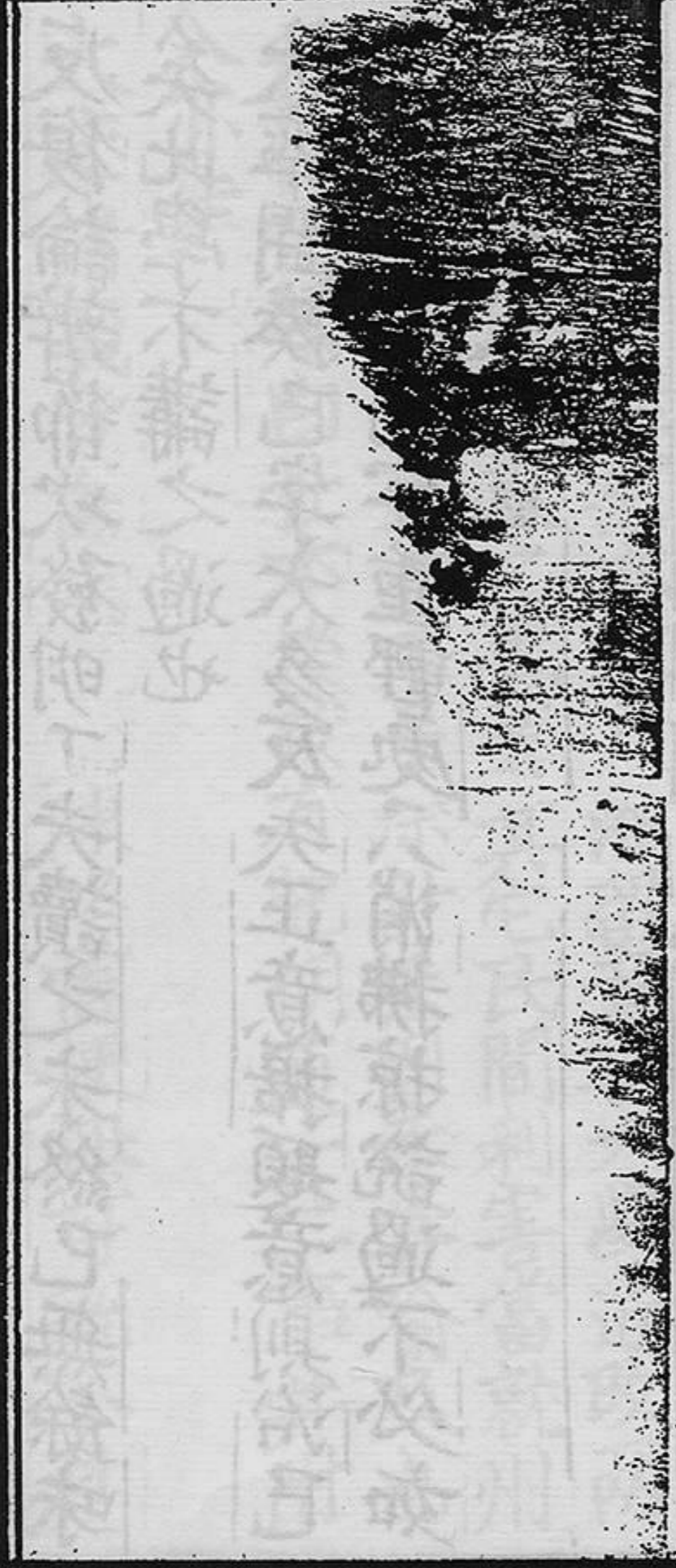
元

不暇作兼長泰設此似必無謂也縣學文字適此擾擾未暇詳閱要之此等粗合有司程度足矣學者須令此外識得一用心處乃有益耳舊課新詩及答皆善但四八須更看前輩歐王曾蘇所為乃佳然亦不足深留意也大學近改兩處及未印間改之為善其它民間利害當就州府理會龍溪事亦不足深計渠固未嘗喻及也程帖已領白杜本後跋有記明道一二事并附入亦佳

大率諸義皆傷哉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

反復論辨節以發明下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  
矣此學不講之過也  
大率開揆已字太多反天正意據題意則治已  
字輕以仲尼字重輕處八消拂掠說過不必如  
此裝得太重也

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卷第四



書

方耕道 未

所示劄藁備見勤懇之意至誠感動理必可伸  
但未曉其名色不知所論爲之明白與未耳寇  
事亦不審其曲折若如前書所喻欲以不加桎  
梏之類爲感動之術則在我者誠亦有以取之  
矣大率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  
如盜賊入獄而加以桎梏箠楚乃是正理今欲  
廢此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挾私任術  
不行衆人公共道理况恩旣歸已怨必歸於他  
人彼亦安得無忿疾於我耶此等事病根不淺  
頃它時面見更於源頭理會耳明道先生記彭  
中丞語云吾不爲它學但自幼即學平心以待  
物耳此言可念也信筆及此深愧率易然以老  
兄樂於聞過勇於徙義必不以爲怪也桂林春  
來未得書不知爲况如何求歸不獲甚可念程  
簿得安其職幸甚許宰書已領矣所喻不敢爲  
以安計在邑一日且料理一日事甚善然所謂  
不爲以計者亦須決定去得如其不然即此言

反爲害矣

方耕道

前書所布當蒙深察既不欲密之又  
而發之盃酒之餘恐充未安以愚意觀之  
辟空即非泛泛屬官之比有所見聞正當密言  
之耳但亦當斟酌是否量度時宜使有益於主  
人而無傷於事體乃爲盡善若一言不契即欲  
忿然引去以爲高則吾不知其說矣千萬幸聽  
此言蓋非獨老兄一身之得失實吾道與衆所  
繫切告詳思此言有深味不可草草看過也暇  
日讀何書易傳恐宜熟觀且虚心玩味未可使  
容易領略亦不須更立新說且只看他聖賢處  
事詳緩申折處不要作書讀且只作事者也皇  
甫文仲甚不易得老兄所以箴之者甚善聞渠  
亦嘗相勸真得朋友之道矣吾人之意豈是欲  
耕道爲容說媿阿之計只是要得是當耳寬猛  
之說前書已具言之更告留念令弟書來其往  
大慰又別之懷欲別上狀雪中手凍不能辦又  
急欲遣人候南軒安信只附此見區區凡百且  
勸賢兄寬以耐事遠方既難得朋友兄弟便兼

切憇之責凡事仔細商量為佳也

### 方耕道

昨承書知所苦增進不勝驚憂既稍甦莫已旋向安矣偶按事天台奏久不報此必有掩蔽聰明黨護奸惡者以此留滯多日欲討少錢物奉助醫藥而不可得今逐急那得五十千遣去老兄且加意寬心將息不必過慮今兄伯華不及別書想且相照此口恐耕道病倦遣去錢物幸為檢入也

### 方耕道

昨日遣書匆匆不盡意比想體由益佳健矣人參三兩恐客中或闕用今遣致之幸視至迫遽不及詳布

鄭景明 昭先 以下景明之孫云王家藏

某老懶不堪比復大病今雖小愈猶未復常已上投閑之請度歲交或可歸卧故山矣承以職業頗為當路所知甚善甚善更在勉力講學使知益明而行益修則固不患人之不已知矣

### 鄭景明

示喻讀書未能無疑固應如此然且漸就易曉

處求一入頭下手功夫且讀且行則久之自有見矣

鄭景明

大湖保伍施行有緒乃為強豪所撓歎深可歎惜官府不足倚賴如此子厚之不能安居固宜然遷徙重事不可草草已屢作書勸之矣小人凌上之風漸不可長能為風曉邑大夫有以正之乃縣道政事所當然非獨為子厚計也

鄭景明

往來頗談佳譽更宜勉力隨事及人亦遠大之基也破賊受賞果應功令亦復何嫌府公寬厚想不至有沮難但恐吏輩過有邀求為可惜耳某懇詞除命候畢喪葬已不得請但臨漳經界報罷已引愆俟罪勢必不成行也

楊生道夫鄉居托庇甚幸聞其懦弱頗為人侵侮或有不得已之懇幸稍左右之今時外縣例以無訟為美政善良不無受弊此不可不知也

朱魯叔

以下蒲陽方楷家藏

薦書不知竟可得否彼中諸公都無書來固不容效力然亦知自信之篤想不以此切切也向

所附去文字官事之餘一日豈不看得一兩段  
未說要得十分通徹但時時得此澆灌心曾亦  
須有得力處也南海樂章乃今廟中祭享時所  
用之樂或云其譜乃唐朝所頒與今世俗之樂  
不同故欲得之耳只問尋常主行祭事吏人便  
可得之只錄其譜與其篇章名號次第便中寄  
及幸也

聞說曲名  
皆連也

### 學古

某忽破鑄免之命想已見報矣罪大責輕固無  
足言而累及知友殊使人愧恨蔡季通經由治  
下恐道間不免有所煩浼幸以某故少加照矚  
渠於此事本無所預殊可念也士俊推官想以  
鄉里之舊自能周旋更不致書然語次亦幸密  
喻之也

### 學古

聞郡中此來紛紛殊甚繆政致此夫復何言但  
累及諸賢例為羣小所辱令人不平耳新史君  
到事當自定但不知龍溪事竟如何耳少懇有  
紙萬張欲印經子及近思小學二儀然比板樣  
為經子則不足為回書則有餘意欲先取印經

子分數以其幅之太半印之而以其餘少半者  
印它書似亦差便但紙尚有四千未到今先發  
六千幅便煩一面印造仍點對勿令脫版乃佳  
餘者亦不過三五日可遣也工墨之費有諸卒  
借請已懇高丈送左右可就支給仍別借兩人  
送至此爲幸借請餘錢却煩盡數爲買吉貝并  
附來然須得一的當人乃佳不然又作周鼎矣  
昨亦已懇高丈爲根究此人不知如何庫中墨  
刻亦各煩支錢買紙打十數本內獻壽儀及永  
城學記多得數本不妨獻壽儀要者更多也恐  
印不辦即續發來不妨但吉貝早得禦冬爲幸  
耳

所印書但以萬幅之太半印經子其餘分印諸  
書平分看得幾本此無版數見不得多少也臨  
行時令庫中刻一書目如已了幸寄來也

方耕叟

禾

方之泰家藏

禾敬問改過行己之方願先生賜之一二言  
使禾自此得朝夕從事於斯口誦心惟知所  
敬畏庶幾前茲之不復邇其亦古人盤銘書

紳之義云

禾拜稟



夫子有言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言雖約然在耕叟今日改過脩己之方莫切於此耕叟勉旃它未有以告也五月十四日共書

皇甫文仲

斌

以下文仲之孫搗家藏

因遣人至九江市省馬恐爲駟者所欺令一稟指揮幸與留意千萬之望又有一事軍中請給條例合支細色者每碩只支六斗不審軍府見作如何施行幸子細批喻

皇甫文仲

辟書已下否行之遲速若有嚴君之命不必遷延賁之初九其義甚明此不足爲笑而適足以見高誼耳然行日千萬更遣一報欲附書也四九姪專去諱見非有素約亦不敢令輒往幸早遣其歸也

皇甫文仲

鞠會向熟想未可來此中見治一教場甚闊亦未竟竟即可試馳射容續奉報也

皇甫文仲

示喻淮上新田偶有水患此天意更欲太尉且

爲國家立功立事未許就此閑適耳大學或問  
今付來介看畢幸示及易傳跋語未敢容易更  
容擬定續奉報也荆州之行果在何日未即承  
晤臨風依然

皇甫文仲

某昨來求去不獲近復有請其詳具南軒書中  
此不備言也左右到彼既久南軒必朝夕相見  
講論當有深趣所喻恢復規模誠不可易之論  
然今日亦惟南軒實做得此功夫某輩衰懶只  
思縮頭豈可夢想此事也龍山佳句可見一時

賓主之勝恨不得爲坐上客也所喻易說實未  
成書非敢有所吝於賢者然其義理不能出程  
傳但節得差簡略耳大抵讀書且當盡心於一  
家之說不可如此貪慕疑惑况在今日老兄讀  
書便要道理受用又與章句儒生事體不同但  
子細反復看教程傳浹洽或更就上自節出緊  
要處看尤當得力也因見南軒試以此說扣之  
亦必以爲然耳

皇甫文仲

人至尋書知還侍安穩即爲荆渚之行甚慰所

望大丈夫所為正應如是耳張帥書煩致之暇日從容更可詳扣立身行道之曲折也但秋風已高衝冒良勞千萬加愛為禱弓弩甚荷留念已別具數呈稟太尉但斗力太強非羸卒所能發須少損之耳復之尤感深念但藥材之屬又不免為賢者之費甚以為愧幸早遣還此姪子亦不須大恩館人也

皇庠文仲

朋友數人往遊山北因欲請見太尉公以觀軍容之盛諸君皆有志者而蔡君嘗欲講於形名分數竒正之學幸為通之使得聞其所未聞者因與俱來為數日之款千萬幸甚

皇庠帥調

某頃者星江密邇聲光不獲一見至今為恨年來奔走疾疢多故又不得以時致問起居尤切瞻鄉之勤茲辱惠書且承喻及有以知賤迹之不敢為江右之行足見高明相知之深相信之篤三復感慰不知所言又聞謀君筠陽極為得策但太尉文忠誠勇略上所深知而公廉之功見於今日者又如此竊計不日浮謗自消亦

不容久此間退矣某踈拙自信仇怨朝奉上  
聖明未忍誅斥今又叨竊祠祿安處田間戴此  
厚恩豈有涯量亦不復敢有當世之念矣無由  
會面罄此心曲引領齋閣臨風拳拳

林子方

折 莆陽余師魯家藏

伏奉賜教恭審即日春和吏部郎中節傳所臨  
神相台候起居萬福至感至慰但區區本欲一  
走前路謁見少償夙昔之願已托徐丞遣人見  
報日今未至而來使及門則云台旆已從東路  
而上矣此亦有山路可至大湖但衰病之軀兩  
三日來飲食失節氣痞腹痛似是所服脚氣之  
藥多有涼性以致如此復此山雨陰寒薄人勢  
不容進引領旌纛徒切馳情失此一見之便台  
坐徑躋華要而賤跡陞伏窮山出處不齊何由  
復遂鄙願所冀益懋德業有以振起末俗衰懦  
之氣使吾黨之士與有光焉則亦不必同堂合  
席然後為相見也須惠茶藥極感厚意方意極  
佳服之有效別當致謝也

林子方

以下子方之孫友聞家藏

伏見六禮赦書有薦士之文而鄉人之議欲以

布衣曹南升為請如熊左史諸長者皆已列名  
具狀而某亦已書其後矣其與之遊為最久知  
其人為最深蓋其學問不為空言舉動必循正  
理識慮精審才氣老成雖自中年即謝場屋而  
安常務實不為激發過中之行本實當世有用  
之才非但狷介一節之士也昨陳正獻公作帥  
之日嘗欲論薦會以移鎮不果論者至今惜之  
若蒙台慈參考衆言察其行實以時列上使得  
稍彼朝廷招徠之選足以見明使者為國薦賢  
不遺草澤之意下使學士諸生有所矜式興於  
廉潔誠非小補東臺王文亦知其人語次扣之  
足以知鄙言之不妄也

林子方

比嘗顯使拜書伏承誨答所懇榜文亦蒙留念  
感幸不可言區區此來所苦萬狀僅了今春荒  
政即欲丐祠以歸而所部皆以旱告蓋去歲之  
灾所不及處無不病者而衢婺存凶公私匱竭  
尤未知所以為計獨念貴境猶可告糴已請於  
朝降本收糴且散榜自廣以東諸州以招誘之  
矣恐番禺以西更有出米通販去處謹復具公

移并以牌文三百道仰累頓指散下曉諭不勝  
幸甚此米到得四明尚須般運方得至衢婺正  
自不易爲方鼠伎已窮日夕憂懼高明有可以  
見教者深所欲聞切望因風指示一二幸甚一

劉德脩 光祖

以下後溪之曾  
孫曾元家藏

東溪語說拜賜甚寵伏讀再三乃知師友淵源  
所自深遠如此士不知經果不足用信矣如韓  
子之言也地遠無從親扣餘論又以歎恨耳嘗  
患今世學者不見古經而詩書小序之害爲尤  
甚頃在臨漳刊定經子粗有補於學者前此欲

三六八別卷之五

寄傳之及宋子淵家而使人不爲帶行今內一  
通幸爲過目還以一語訂其是非幸甚大學鄙  
說一通并往所懇不殊前也此書附制司幹官  
孫應時頃在浙東時所舉吏也後生好學志趣  
不凡經由必得進凡僮辱延納而教誨之幸也  
趙天官所得書尚滯從班未厭人望中間進對  
陳說甚苦有識雖益歸心然似已不爲上下所  
安矣消長之變諒已非遠竊不恤緯之憂伏想  
同之也傳之爲况如何未及寓書并深馳仰耳

劉德脩

竊聞榮被除書進家講席輔道得人善類同慶  
某幸得為僚尤切忻幸姑此布聞餘容面慶

劉德脩

昨承載酒訪別情誼繾綣豈勝感歎恨坐遠不  
得欵承餘論而遽為數千里之別也今晚或來  
早即行無由詣違亦不及一見東溪先生重以  
悵惘又不敢拜簡以動誨荅也小史汪致明頗  
謹欲事左右不審可容留否謹此遣前可否唯  
命它冀以時節宣訖致格君定國之効千萬甚  
望

丁仲澄

見臨漳語錄

來書深以其學侵畔為憂自是而憂之則有不  
勝其憂者惟能於講學體驗處加工使吾會中  
洞然無疑則彼自不能為吾疾矣若不求衆理  
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則雖蚤夜憂虞僅能不  
為所奪而吾之會中終未免於憤憤則是亦何  
足道願若兄專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曉  
然無疑積日既久自當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  
貪多務廣或得少為足則無由明耳某比來温  
習畧見日前所未到一二大節自頗覺省力但

昏弱之資執之不固尤悔日積計有甚於吾友之所患者乃承訪以所疑使將何辭以對邪然以所聞質之則似不可不兩進也程子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体用本末無不該備誠用一日之功當得其趣不然空抱疑悔不惟無益反有害矣夫涵養之功則非他人所得與在賢者加之意而已若致知事則正須友朋講習之助庶有發明不知今見讀何書作何究索與人論辨惟無欲速又無蓄疑先後疾徐適當其可則

日進而無窮矣因書或有以

見教勿憚辭費其亦不敢不盡愚也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往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流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

詹尚賓觀

見南溪祠志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曰猶者有所不爲不爲之言則同不爲之意似有別矣切疑猶者之病全在於有所二字於所當爲者而不爲則非知所決擇之人矣猶者之所以不爲者病在何處苟自知其偏加篤



學力行審思明辨之功便可至中耶抑氣質之偏自有定量終不足與有為耶

猶者但能不為而不能有為亦其氣質習尚之偏耳知其偏而反之豈有終不足與有為之理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所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闇然媚世與夫同流合汙似忠信似廉潔所以為德之賊也嘗究鄉原之用心全在以衆皆悅之之一句所以動他許多不正當底事出來若夫猶者之病只在於獨善其身非若鄉原之病於用心處有不正矣

使知學問亦可以變其氣質耶抑亦受病之深藥力之所不及耶不則夫子何以云過門不入室為無憾其待斯人可知矣

鄉原患在求悅於人與狂狷正相反故夫子深惡之然亦無不可變之理但恐其陷溺已深不肯變耳

志南上人

見寒山子詩集後

使至特厚惠書獲審比日住山安穩為慰天台之勝風所願遊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爲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

間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泉聲山色之中尤以不  
得往同此樂爲念也新詩筆勢超精又非往時  
所見之比但稱說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佳作  
也但撓行奪市恐不免去故步耳寒山子詩彼  
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爲讎校刊刻令字畫稍  
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寄惠黃精笋乾紫菜多品  
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上廿餅并雜碑刻及  
唐詩三冊謾附回便幸視至  
出師表未暇寫俟寫得轉寄去未晚也寒山詩  
刻成幸早見寄

西原崔嘉考

以下見南康集

前日詣見重有喧聒媿不可言奉告獲審經宿  
道体佳勝爲慰某前日出山至上京改頭遇雨  
巾履沾濕狼狽可笑真幸之深但恨已差晚耳  
承問之及感感餘俟入城得面布也

昨承枉顧摟賢得款餘論爲慰即刻伏惟勤止  
佳勝昨日之兩城中不能斂塵高隱必多得之  
也米資少許別帑送上幸視至魏甥恪即向來  
病甥之兄到此病作自有手簡求藥幸審其證  
之當爲修製服餌也

昨日裴回三峽奉候久之既以日莫遂東走樛  
伽折桂失此一見張想也奉告欣審即日殘  
暑道体佳勝庵屋魏仰勤神用方丈牕牖只  
於兩旁爲之大小隨意可也

承誨示并竹萌良荷厚意知煩親斷尤珍感  
也卧龍亭子已下手否向說栽竹木處恐亦可  
便令施工也人還布謝草草復未有一物爲報  
引領雲山第增媿仰

承手示聞還自德安体用冲勝良慰昨夕聞山  
間雨頗沾足城中殊少未敢廢禱祠也所喻當  
引在卷五

爲立之庵中什器俟一面措辦旦夕得雨後須  
一出郊諸客面道或因入城幸左顧也

奉告承尔寒道体增勝爲慰卧龍新庵主入庵  
未得一往視之承其寄筥感感人還草草少間  
別奉問次

林師魯

以下先生之自  
孫所藏錄亦

某自幼年侍立先君子之側則聞先芸齋公之  
名而知其相與遊之善矣不幸既遭大禍來居  
深山窮谷中與世絕不相聞雖先君子之執友  
如芸齋公者亦無由一望其顏色而受教誨焉

孤陋塊處徒有嚮往之誠而無以自致也。比年  
鼎山蔣丈來尉茲邑，因得從容請問，以訪先君  
子之舊游。然後知芸齋公之沒亦既久矣。私心  
方竊自悲，既又聞其有賢子者，問學行義克世  
其家，則又以自慰也。去年林擇之不鄙過門，以  
講學爲事，怪其溫厚懿敏，知所用心，皆如老於  
學者。因扣其師友淵源，所自而得三人者焉。曰  
程深、父曰林熙之，而其一，人則向者所聞吾芸  
齋公之子也。於是始恨向者所聞之未盡，既而  
擇之又出送行序，引讀之，蓋所以見屬之意甚  
厚。雖竊自知其庸妄無以堪之，而愛其文悅其  
義，不覺其三復而不能已也。以是益知擇之之  
賢，其來果若有自而願見賢者之心，日以切切  
方其歸時，適在城府，不能爲書，而徒屬以問訊  
，蓋亦憑恃事契之重而不自外焉。茲者乃承損  
惠長箴，副以劄目，情義周溼，足以見不忘舊故  
之厚，而其禮與詞則惴惴然若後進之於先達  
，是豈所望於通家之舊哉！不敢當，不敢當，自是  
以往，行李往來，幅紙之書，有以警誨，則爲賜大  
矣。若復爲是使人不敢當之禮，而又告之曰先

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聞也大學集傳雖原於先賢之舊然去取之間決於私臆比復思省未當理者尚多暇日觀之必有以見其淺陋之失因來告語勿憚諄切豈勝幸甚擇之此來得日夕張首蒼其不逮實有望焉社中兩賢亦未獲見敢煩寄聲以爲異時承教之地爲幸

林熙之

去冬枉顧幸得數日欵奉名理感慰之深所恨空踈無以少助潛思之妙耳奉告承別來春暖德履萬福爲慰爲慰第聞師魯遽不起疾深爲悲惋美才高志未克有成旣足深惜而朋從零落道學寡助此尤深可憂也想惟平日切磋義重有不易處者奈何奈何喻及仁說大槩得之但所謂三者皆心似便指卻仁體此似不安又謂推而上之尤覺間隔有病莫若只於敬字加功夫之自然當處見得不用如此臆度轉見汗漫支離不精切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閑睢之類爲興鶴鳴之類爲比嘗爲之說甚詳今此本偶爲人借去未及錄呈大槩與詩不甚取義特以

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此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却結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要先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迴穿鑿則便不濟事矣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朱魯叔

仙遊朱堂甫家藏

去歲歸來計度不審妄意作一小屋至今方得遷居然所費百出假貸殆遍人尚未能結果圓備甚悔始慮之不精也所喻今方具曉本末記之不難但年來多事精力益衰日間應接不得少休纔得頃刻無事即湏就寢俟其寧息然後可以復起應接更無暇看文字矣所欠人家誌銘之屬積壓無數擺撥不行恐未暇爲吾弟記此也然亦未敢不爲俟定居後看如何或人事稍簡試即爲思之也齋記大字亦然

余景思

以下仙遊洪震夫家藏

彼中學校如何亦頗有士人否聞南方風俗淳朴不汲汲於進取正當勸以讀書講學開發其聰明不當啓以趨時干祿之技也暇日亦當有觀書味道之樂但僻遠難得師友此正在自著







